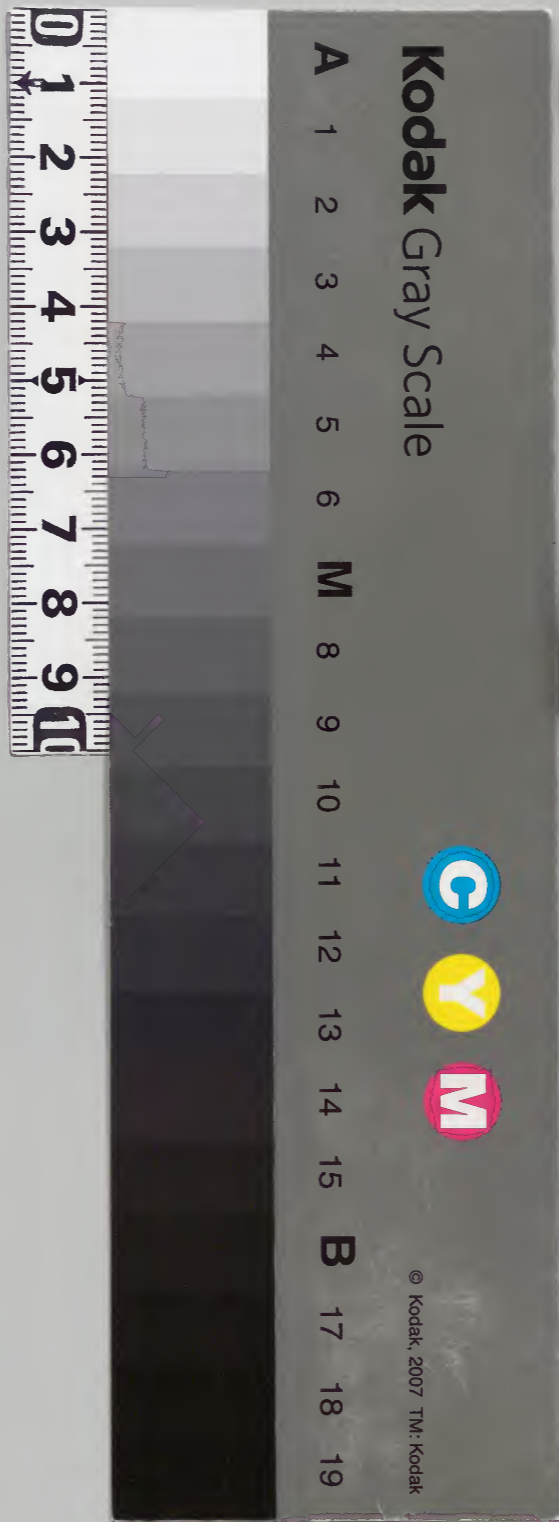




298-6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隨四錢論

一之五

5  
14

館書圖京東			
二冊	一四五號	三架	別在函類
			漢書門

不許帶出

儒家三

26-82



鹽鍊論序

淺草文庫

國立公文書館

張子曰余嘗謂文學政事孔門  
設教判為兩科要之皆儒者之  
能事通一無間者是故學優  
乃仕  
學此烏可以偏業



語之  
謂文學云者而不  
通政事則空言無當殆非達儒  
之謂矣余於桓氏鹽鐵論不獨  
好其文蓋多其善言政事烏夫  
君子非患不文也患不適用耳  
乃世之策士云者徒騁章句之  
學而中無卓見牽合雷同阿徇  
逢迎多所顧忌不能一張膽正  
言吐露忠赤畢展其志何者大  
抵以  
累得失動心雖欲



抗論

十已苟如是則上負

天子下負所學是尚可以為士  
乎夫士賢立志亦賢養氣志不  
立則中懦氣不養則外怯孔子  
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  
志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且云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  
巍巍狀蓋君子求諸已而已其  
用其舍其得其失當自有任其  
責者

可與焉孔子欲行王



道東北七十說而無所遇  
孟子亦奔走齊梁所如不合道  
之不行豈孔孟之罪哉朕萬世  
之下六經昭如七篇具在道賴  
以傳至今不泯說者謂夫子賢  
於堯舜孟子功不在禹下信哉  
言也漢興百有餘載敦尚儒術  
文學賢良皆誦法孔孟知所自  
其議罷鹽錢酒權均輸憤切  
時政國體至能以韋布直



詆公如 難侃侃無少假借不  
降其志不餒其氣雖古稱國士  
何以加焉當其時雖不見用卒  
乃賴桓氏采錄為書遂至不朽  
後之儒者試取而讀之不以俗  
學自困則志意奮揚待問而發  
臨文不遜盡言不諱將以堯舜  
待其君伊周待其相孔孟待其  
身又何疑懼之有如其不遇則  
從吾不 簞瓢陋巷帶索鼓琴



以詠之風不狀或撰造一  
家之言建不朽之業寄知音於  
後世亦可矣詩云優哉游哉聊  
以卒歲此之謂也蓋古之人得  
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  
於世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  
其身囂囂如也何必枉道求合  
哉夫一言之間推見心術窺測  
至隱若是乎言之不可不慎也  
漢武皇帝頗多策士後先奏對



各異其。董生一言主正公孫  
氏一言主和至觀其終世行業  
亦以類判如其所言自此以降  
則文學賢良茂陵唐生九江祝  
生劉子雄魯萬生者嚴稱孝昭  
之世跡其行事雖不少概見朕  
深考其說立意較朕不詭於道  
其為孔孟之徒也必矣往余嘗  
師事涇野呂公西玄馬公學儒  
者言勗以立志養氣之說自



孔孟求一母曲學以阿世及指  
稱漢代作者以書為最其言治  
理竝可施設儒者之能事畢在  
是也嗟乎哲人既逝雅訓猶存  
不教廢墜謹為註釋因著其說  
如此若鹽鐵終始之詳余別有  
序姑藏之山中以俟知者此不  
具載云嘉靖癸丑閏三月朔旦  
雲間張之象序



鹽鐵論總目

卷一

本議

力耕

通有

卷二

錯幣

禁耕

復古

鹽鐵論



非

卷三

鼎錯

刺權

刺復

論儒

憂邊

卷四

園池

輕重

未通

地廣

貧富

卷五

毀學

褒賢

相刺

卷六



殊路

頌賢

遵道

論誹

孝養

卷七

刺議

利議

國疾

散不足

救匱

鹽鐵鍼石

除狹

卷八

疾貪

後刑

授時

水旱



崇禮

備胡

卷九

執務

能言

鹽鐵取下

擊之

結和

代功

誅秦

西域

世務

卷十

和親

繇役

險固

論勇

卷十一

皇鑑論



論功

論鄒

論菑

刑德

卷十二

申韓

周秦

詔聖

大論

雜論

目錄終

皇朝詩



漢汝南桓寬著  
明竟陵鍾惺評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  
所疾苦將軍霍光車千秋傳曰武帝疾立皇子鈞弋夫人男為太子拜大  
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事  
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始元六年昭帝詔  
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  
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文學對曰竊聞治之道坊字古防  
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

鹽鐵論

一



鹽鐵論

而開仁義毋示主○意○不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

鐵酒權○較音均輸與民爭利○山海志曰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

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

奇名欲擅管四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

聽敢私鑄鐵器○煎鹽者欽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卜鐵

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

故鹽鐵家富者為吏武帝紀曰天漢三年春二月○初權酒沽是時

桑私羊為大司農蓋其所建也應劭曰縣官自酤權賣酒○小民不

得復酤也韋昭曰權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權獨

取其利有若渡水之權因立民酤○馬史記平準書曰无封无年桑弘

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孔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請置大農部丞

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乃請置大農部丞

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徃徃縣置均輸○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

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之貨物貴即賣

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

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

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木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

民慤○音都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權均輸所以

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為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

備則得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

塞餽烽燧屯戍以備之○先帝漢武帝也戍音紮邊用度不足故

興鹽鐵設酒權置均輸蓄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

末世貪利勢必

鹽鐵論

二



饑寒於邊將何以澹古贍字之之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音切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古陣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旋音切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似迂實切用費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音牽謚法云賊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

縣朔方都尉甚悖不軌也法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

元之未澹古贍字元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音切縱然被音切堅執音切鏡音切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音切憂邊用損武略無憂邊

之心於其義未便也

文學曰古者貴功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以伐之屯戍而備之

暴兵聚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

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為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

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

使民不倦李奇曰罷幣有不便於時則變更故工不出則農用



乘商不出則寶貨絕農不出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夫道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

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欲衆而民躁也賈逵曰躁擾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坊民

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

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

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龍蜀之丹漆菴羽

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柎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充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貨殖傳曰夫

穀纊菴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穀色江南出柎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瑋瑁珠玦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錢

故聖人作為舟楫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澹農用開均輸以足

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

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

實漏卮山海不涖唐溪壑記論曰雷水足以溢壺榼江河不能實

漏卮王符曰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

實

實

實



能實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殷紀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社  
 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  
 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於是乎復興泰族訓曰舜深藏黃金於  
 薪巖之山所以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  
 誠之風也排困市井排斥坊塞利門而民猶為非也况上之為利  
 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  
 利孔為民罪梯者也管子曰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  
 其國必亡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  
 其國必亡  
 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

立法猶未為大失而行法之漸則去之遠矣

不賞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更賤方吹翫故曰輸開  
 曰縣官天子也張晏曰不商賈無所牟利如淳曰故曰平準平  
 敢斥言天子謂之縣官也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  
 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

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  
 紅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問  
 諫者郡國或令平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  
 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而行姦賣乎農民重平苦  
 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



並收則物騰躍貞曰騰躍者騰躍則商賈侷利自市商坐販  
日侷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音姦  
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  
輸非以為穀利而賈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  
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沫有餘而調不足也昔  
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  
山之銅鑄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  
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饑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為大饑賴均輸之蓄倉廩  
之積戰士以奉饑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萬  
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  
文學曰古者什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







工商固  
有國者  
不可少  
然必取  
工商之  
財以治  
國則非  
其

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偽故君子耕稼佃漁其  
實一也商則長音詐工則致罵內懷闕闕而心不作闕闕私是以

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遊遊亮

音而女樂終廢其國管子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謀晨樂

之游女工文繡纂紐一純得粟百鐘於桀之國夫桀之國天子之

國也桀無天下愛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

之謂來天下之財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毫而用

有餘天非獨為湯兩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侈

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今羸驢之用不中殺去牛馬之功鼪鼯旃

爵不益錦綈之實厚音提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機車象出於桂

林此距遠虞萬有餘里計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音百

倍其價一也一抱而中萬鍾之粟也當也夫上好珍恠則淫服

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

愛奇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韓

曰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無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其

田九百畝廣一丈長一丈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

鄰家各得百畝餘夫各得二畝五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

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

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息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

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

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知去者因

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躅之

通載論



徒脚音

無倚賴之富

長沮桀溺楚隱者盜蹠莊蹻能大為盜者也孔叢子曰倚賴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

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

五符於是乃遠兩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

可計貨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

之所致也羨饒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河水泛溢而有宣房之功河渠書

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一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

於是天子自臨決河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導河北

行商紂暴虐而有孟津之謀天下煩擾而有秉羨之富夫上古至

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愉樂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

故耕不強者無以充震歲不強者無以卷不強者無以難以秦會之要陶室

也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而

民不舍者以始初甚勞終必利也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温軹音止韓之滎陽齊之臨淄  
 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去聲海內皆為天下名都  
 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去聲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  
 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何言之甲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  
 勢居不在力耕也貨殖傳曰夫用資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  
 文學曰荆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  
 之材伐木而櫛穀燔菜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些  
 窳偷生些音紫弱也窳音庾病也徐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  
 廣曰些家苟且墮賴之謂也

盧載命



鼓琴日給月單通作殫盡也朝歌暮戚趙中山帶連屬也大河纂集也四

通神衢當天之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散末侈

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筭鳴琴在室是以楚趙

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

淳師古曰編戶列名籍為庶人也如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

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左傳曰魯昭公十七年秋郊子

官何故也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而

鳩氏鵲鳩氏五鳩鳩氏青鳥氏丹鳥氏祝鳩氏鳴鳩氏爽氏

正度量夷民者也九苞為九農正苞氏無淫者也

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火

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木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

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

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鮫音不可勝

食而邠魯周韓藜藿蔬食天下之利無不濬而山海之貨無不

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

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卓茅屋不翦衣去布褐飯上土斲鑄金為

鉏音鋤音堦音植音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

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

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恠鑽

末世人  
精寫出

鹽金言

十一



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源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  
蠻貊之物以眩中國也眩亂徒邛渠容切笱音客作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  
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衣匹婦勞罷音力屈而衣食不  
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  
以生無乏資或無轉尸也轉棄也

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  
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季文子相魯妻不衣去帛馬不秣粟孔  
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懸肆所為作也懸肆刺晉僖公也儉不  
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

管子曰不飾公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完庖厨則禽獸不損其  
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黼黻則女紅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

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飯上散牛於周五穀  
賃車入秦公輸子以規矩歐冶以鑄鑄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  
事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境音境敲音境壘音境財物流通有

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行少者不多饑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  
是橘柚不鬻音祝賣也胸音魯齒音魯之鹽不出旃罽不市而吳唐之材  
不用也

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  
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若則飾

鹽鐵論



宮室增臺榭梓匠斲卓音巨為小以圓為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為末雖雕文刻鏤陋音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技盡巧則絲布不  
乏衣也庖宰烹殺胎郊煎炙齊穀去和去散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  
蜀橘柚患無狹廬糟糠也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饑者穀有所藏也管子曰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而發草土得其穀矣民入之食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知穀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



不○散○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強○則○不○可○以○威○罰○也○

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調○其○不○足○禁○溢○羨○

厄○利○塗○說文曰厄塞也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

文○學○曰○古○者○饗○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

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

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

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

虛○菽○形○也○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

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去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

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  
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

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

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

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夫○臣○富○相○侈○

下○專○利○則○相○傾○也○

文○學○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易

財○也○交○後○世○即○有○龜○貝○金○錢○刀○布○之○幣○交○施○之○也○幣○數○音變而○民○

滋○偽○司馬貞曰古者寶龜貨貝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貝各有多少而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

貧富不  
拘雖非  
一道然  
此為甚



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  
府之官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  
以黃金錯直五千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布泉者言貨  
流布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音長八分足  
枝長八分布者夫救偽以質坊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  
布於民間也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前止燔  
以火止沸也上好禮則民闇飾上好貨則下灰利也

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治鐵煮鹽吳王擅鄣海澤鄧通  
專西山山東奸滑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  
故有鑄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奸偽息奸偽息則民不期於妄  
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為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  
不疑也

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  
多巧新幣幣數易而民益疑食貨志曰建元以來用以縣官往  
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因有司言又造銀錫白金以為天  
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龍文直二  
千其二馬文直五百其三龜文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  
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  
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二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  
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如姦真商賈以美質  
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惑滋益甚夫鑄偽金錢以  
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操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



春秋曰算不及變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漳海澤以便民用內禁  
刀幣以通民施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匱一作匱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  
權利之處必在溪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  
未籠布衣有劬音劬而音而人君有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吳王專山  
澤之饒薄賦其民賑澹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  
貨殖傳曰魯人俗儉嗇而曹邠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鄒  
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邠氏也故曰以興富於臨  
胸故曰胸邠吳王即邠以鑄錢煮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  
海國用益饒稱疾不朝陰懷逆謀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  
决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  
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令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強遂其



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

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為藏。天子以海內為匣匱。天子達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音健。戶鑰曰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為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溪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胸臆也。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音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蹠也。強養弱抑。則齊民消。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胸臆。如何也。

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炊生也。炊生用則仇讐滅。仇讐滅則田野闢。田野闢則五穀熟。而寶路開。寶路開則百姓澹。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土力不



同。則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縣官籠而  
 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音疲於野。  
 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校皆依山川。近  
 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踐更者多。不勘責。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  
 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  
 得過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十。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  
 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漢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  
 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音訖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口百姓病苦  
 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餼。音訖貨也。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口百姓病苦  
 之。愚切見一官之傷千里。未都其在邠郟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弱水都尉彭祖寧。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  
 食。縣官作鑄錢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  
 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去散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  
 離去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為去。  
 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去也。皆宜屬少府。  
 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好欲。擅山海之  
 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  
 也。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石鼓



鑄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派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溪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為非亦大矣今自廣進賢之途揀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

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砌音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為權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起糧食不足故立曰官置錢入穀射官救急澹不給今陛下繼大功之勤養勞勸之民此用

廢棄彌之時粥淖於糜粥粥然也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

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即位以來六年于茲公

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權懸音懸太久民良望於

上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去請公車議

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通作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如

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今公

一馬二馬為輕傳急者乘為乘傳顏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今公

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

大夫曰宇宙之內鷲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鼃音不知江



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倚頓之富先  
 帝計外國之利料吳越之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  
 因勢變以主四夷地濱通作瀕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外開路  
 匈奴之鄉攻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於豐武王繼之載尸  
 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曹沫棄三北之恥而復侵地管仲負  
 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  
 之計師望師尚父太公呂望也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絕單于故末遑扣  
 高之義而錄拘儒之論劉向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

從米窮  
 贖之非  
 盡教語道

文學曰鸞雀離巢宇而有鷹隼音之憂坎井之龜離其居而有蛇  
 用之患况翱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  
 翼而趙高沒淵也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弊諸  
 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  
 其用然終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為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且  
 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憂也



夫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飾政教。姦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澹。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之。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

以商君為辭宜其屈也

非鞅第七

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



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雜事篇曰魏文侯出游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問之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即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布十倍必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初危切新穀熟者舊穀取之士大夫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初危切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而盈而况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於長掌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掌音兵攻取楚人駭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音惡烏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冊通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無憂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强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未言介祭仲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音脚古本作匱說林訓曰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令無蟬匱許慎曰蟬匱車類也匱當讀如矍管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謀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音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殺而非伊尹也



會王道  
俱犯此  
病不獨  
秦也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壓伊尹以堯舜之  
道為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  
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為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  
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歛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  
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  
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致  
亡道也狐刺音即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柘音菴音本土之基雖  
良匠不能成其高譬如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  
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賢者處實而效功亦非徒陳空

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為秦致利成業馬司  
貞曰案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也是以戰勝攻取并  
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  
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  
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音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  
弛廢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  
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震威天  
下非不强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

秦之主  
即秦之



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  
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眾敗此所謂擊胸之知去而愚  
人之計也擊手足曲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  
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

大夫曰淑好之人感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志音闕音葦之所惡也  
詩解曰感施不能仰醜疾也李善曰闕  
葦音隈賤也呂忱字林曰闕葦不肖也

於頃襄公伯寮翹子路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斯年  
而相之葦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  
公大悅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  
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  
殺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

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處戾為俗欺舊友以為功刑公族  
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雖以

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從連衡統理六國  
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

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  
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聖賢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



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闔閭。以伯夫差。去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為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

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吳越春秋曰。子胥伏劍。既死。吳王乃取子胥之尸。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江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惜怛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松仇。故孝公卒之。則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為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

車裂族夷。為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鹽鐵論卷二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晁錯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顏師古曰將謂將有其意也故臣罪莫重於弑君子罪莫重於弑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謀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感宗族侵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斯亦



誰殺之乎

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間。名且惡之。而况

為不臣不子乎。叢謗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是以孔子沐浴而

朝告之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棄其違之。傳曰君子可貴可賤可

刑可殺而不可使為亂。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若

夫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不由其道。是盜固與盜

而不容於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衆。誅絕之義有所二。不兼怨

惡也。故舜之誅。誅鯀。其舉。舉禹。夫以璵璠之珉。而棄其璠。以一人

之罪。而兼其衆。則天下無美實信士也。淮南子曰夏后之璠不能

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為萬世慮也。弦

高誕於秦。而信於鄭。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

命。稿以十二牛。賓秦。西取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閒。乃矯鄭伯之

師。而却之以存鄭國。鬼生忠於漢。而讐於諸侯。不可制。故請削地

也。京師人臣各效其主。為其國用。此解揚之所以厚於晉。而薄於荆

誰人在我故也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鉅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伯王之資也。人主統而一之。則強。不禁則亡。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幹以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勢足以使衆。恩足以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於臣。政墜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強。轉轂游海者。蓋三千乘。失之於本。而末不可救。齊世家曰。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盛。今山川海澤之原。非強民思田氏。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獨雲夢孟諸也。鼓金煮鹽。其勢必浚。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



猶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敦樸滋偽○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鹽鐵丞孔僅等上請○願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煮鹽○予用以杜浮偽之路○由此而觀之○今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

唯正故  
詞直非  
筆折辯

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今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如淳曰○如雲而穀擊於道○顏師古曰○穀擊言車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咸重於六卿○富累於陶衛○魏冉封陶○與服僭於王公○官室溢於制度○

并兼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驚臨淵○釣魚放犬走兔○隆豸鼎力○踴遠鞠鬪○鷄以毛髮○蹶踴為戲○中

山素女撫流徵○紙音於堂上○鳴鼓巴飲○音作於堂下○宋玉曰○歌於郢

雜以流徵和者○止數人○其曲彌高○其和彌舞○婦女被羅紈○婢妾曳絺紵○

彌寡○西域傳云○巴飲二州○各其人善舞○

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戈捷捷○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

冰釋而懈○解音急○何者○已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効○上升而不息○此

百姓所以滋偽而罕歸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孫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傳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



四海况之妻子也。故夫貴於朝，妻貴於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  
 孟子曰：王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戶之列，而望卿  
 相之子孫，是以跛避音夫之欲及樓季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無錢而欲  
 千金之寶，不亦虛望哉？何言之陋。

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  
 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  
 食祿以養其妻子而已乎？夫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曰乘  
 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  
 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成人之事。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  
 累也。故君子之仕，行其義，非樂其勢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也。見

貧

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祿之所以為文。魏成子所以為賢也。魏成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翟璜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故  
 周德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為黨。周公功成而後受封，天下不以為  
 貧。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公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  
 要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  
 戶跛夫而望疾步也。



刺復第十

大夫乃為色矜而心不憚曰。但居者不知負戴之勞。泛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為天下腹。居郡諸侯。並臻中外。未然心懂。懂音冲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通作治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餓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觀文學。若侯周召而望子高。周召周公旦。士傳曰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至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御史按事郡國。察庶舉賢才。歲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宜

皇極經世

卷一

三



若開光發蒙信往而垂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耶何賢士之難覩也自千乘兒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兒寬千乘人也及所聞觀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為縣官與滯立功也

文學曰輪子之制材本也正其規矩而鑿枘音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枘則改規矩不能協散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枘刺音即矣而不合散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曰飲解酒兒大夫閉口不言曹參兒故治大者不可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急急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

治之休

以為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為匹夫夫網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揔要執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己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豈云迨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又滿朝賢知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選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之人也况處三公之尊以養天



近世士大夫未  
能免此

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庶鳴之樂賢。而行減文子椒之意。蔽賢如能。自高其知。蔽去音紫音人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

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文武以工。天下管仲相桓公。以伯諸侯。故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蛇遊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音先帝處音周召之列。據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

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去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遷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特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然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才。而庶鳴之所樂賢也。

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荆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熊之士隱。涇



准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冊。通作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為者狗私。上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惜。音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音閣之法起。張晏曰見知謂吏從以其罪罪之也。如淳曰廢格謂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平準書曰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酷吏傳云以鷹擊毛摯為治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論儒第十一

以此罪聖淺甚

邾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頌其德。以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齊魯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為變。當世不為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劉向別錄曰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也。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音敏王遁逃。歿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逸。作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効也。



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勢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故輅車良馬。無以馳之。釋名曰。輅。送也。遠也。西句遠。聖德仁義。無所施之。齊宣之時。不顯賢進。望之車也。古本作翹車。士。國家富強。威行敵國。及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侯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遠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王建聽流說。信反間。用后勝之計。不與諸侯逆親。以亡國。為秦所禽。不亦宜乎。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牛要。穆公始為苟合。信然。與之伯王。穀何言不從。何道不行。故商君以王道說孝公。

不用。即以強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孟子傳曰。駟行。睹有國者。益淫侈。不之變。終始大聖。故馬効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不貴文辭。呂氏之篇。十萬餘言。春秋曰。良劍期乎不能斷。不期乎鏌。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於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為非。因此不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稱之。猶壁音者。能言遠不能行也。聖人異途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革法改教。志



往往以  
第二義  
貴人

存於強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公羊傳曰：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乎，削公已葬，祭仲將往省於留，途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共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或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故小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是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為之。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耻辱以存亡，不足稱也。文學曰：伊尹之於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二君之能知伯玉，其冊素行於已，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伯玉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饑居於陋巷，安能變已而從俗也。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既退而隱處，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効死不為也。聞正道而行，釋事而退，未聞枉道以求容也。游史曰：論語云：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季氏為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再求仲由臣焉。禮男女不授受，不交辭。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

夏成命

卷三

十一



禮也。禮義由孔氏出。且貶道以求容。惡在其釋事而還也。文學曰：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以堯憂洪水。伊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負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忘者。趨拯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御史默不

憂邊策十二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故民流沈溺而不救。非惠君也。國家有難而不憂。非忠臣也。夫守節成難者。人臣之職也。衣食饑寒者。慈父之道也。今子弟遠勞於外。人主為之夙夜不寧。羣臣盡力畢議。冊茲國用。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權。以澹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也。為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為省衣食。以恤在外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奉邊之費。未可為慈父賢兄也。



只此一  
語而中  
國生事  
可想

文學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故國君不安謀臣奔馳何者敵國衆而社稷危也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統陛下優游巖廊覽羣臣極言至內論雅頌外鳴和鸞純德粲然並於唐虞功烈派於子孫夫蠻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陛下不棄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款塞自至然後以為胡制於外臣即匈奴浮齒不食其所用矣

大夫曰聖主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未安故使廷尉評古本等問人間所疾苦拯恤貧賤周滂不足漢武紀曰始元二年閏九月遣故廷尉王平等

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君臣所宜明王之德安宇內者未得其紀故問諸生諸生議不干天則入淵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

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乃欲以閭里之治而况國家之大

事亦不幾矣發於畝畝出於窮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寐殊不足與言也

文學曰夫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

地之利即不勞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繞之雖竭精神盡思慮無益於治欲安之適是以危之欲救之適是以敗之

夫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建本篇曰

末必倚始不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說得朋  
通便十  
古好利  
年事之  
臣無虞  
縣閔



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學之言不用可也

○窺○其○微○

大夫曰吾聞為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為人子者致孝以承業君

有非則臣覆蓋之父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變君之政

父沒則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譏毀泉臺為其隳先祖之所為

而揚君父之惡也春秋曰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公羊傳曰泉臺

即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也何譏爾曰築之饑毀之識先祖為之已毀不如何勿居而已矣今鹽鐵均輸

所造來久矣而欲罷之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乎有

司倚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學之謀也趙武靈王曰古今異利

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趙武靈王曰古今異利

禮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造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

而不偏宜魯定公序昭穆順祖禰音米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

可謂變祖之所為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緒趙高累

秦法以廣威而未可謂忠臣孝子也

鹽鐵論卷三

鹽鐵論

卷三

一



鹽鐵論卷四

漢汝南桓寬著

明竟陵鍾惺評

園池第十一

大夫曰諸侯以國為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為境其慮在外  
 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  
 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  
 課諸入田收之利池籩音之假說文曰籩禁苑也顏師古曰池  
 籩謂於水邊作小屋落障魚鳥及北邊置任田官以澹諸用猶不足今欲  
 本却幸者假與貧民

鹽鐵論

卷四

十一



罷之絕其原杜其沃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安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

天下何嘗不足只是欲多故不耳

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澹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澹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餒餒音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澹其末設機

利造田富與百姓爭蒿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圖家也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利田畝而

事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

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三輔黃

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漢武帝改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地假人衆四方並

臻粟米薪菜不能相澹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

為非先帝之開苑囿池築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假稅殊

名其實一也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夫之力盡於麻菜徒音

田野關音麻菜治則上下俱衍困乏之有矣大夫默然視其丞相

御史



輕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  
 利末之道○極女紅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貨畜殖○世為強  
 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疆楚○而伯諸侯○  
 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  
 是以縣官用饒○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  
 致○非獨耕桑農業也○  
 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  
 為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

國史記

卷四

一



不厚之論自不可奪

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隳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汗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冊國用。食貨志曰。桑弘羊以心計。顏構諸侯。參以酒權。咸以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諫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徵音山海也。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顏師古曰。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謂之九府。皆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

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夫理國之

道除穢鉏音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冊。達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歛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共知也。

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脉理之腠。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



監錄言  
餘補不足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鍼石故衆人未得其識也

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諸侯其後強吞弱大兼小并為六國六國連兵結難數百年內拒敵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內實今以天下之富海內之財百郡之貢非特齊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之宜無乏絕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則后稷之烈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用鍼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

夫君與治粟都尉管領大農事矣刺帶開利百味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西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皆澹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鐵之禍也

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鹵砂石凝積地勢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舍衆和之氣產育庶物今去而侵邊多出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臯河濱而田於嶺坂音菹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音役邊民苦於戍音禦力耕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皮裘蒙毛曾不足蓋形夏不失複音複重冬不離音去窟音苦骨切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園之中中



外空虛扁鵲何力而鹽鐵何福也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未通第十五

御史曰內郡人衆水泉薦草不能相澹地勢溫熱不宜牛馬民  
躋音耒而耕負穡而行勞器音疲而寡功是以百姓貧苦而衣食  
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列鄉大夫或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  
以為園圃却羗胡以為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駒駝駃  
騊實於外廐駒駝馬類也生北海駃騊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  
間厭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饒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於  
計也

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貢室



古今之  
相遠如

供人主之敬。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  
方之物。而用足。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絲賦省而民富足。温衣飽食。  
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  
此之時。却走馬以糞。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許慎曰  
却止也糞田也止馬不以走但田行至德  
也。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牝字音牝入陣子曰牝牝高母也故  
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  
橋抽之所戢。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  
方今郡國田野有壟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  
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義先公而

後已。民臣之職也。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  
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已。回其  
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鹽鐵又何過乎。  
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饑已不獨衍。  
民衍已不獨饑。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畝  
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賦。  
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  
是以百姓疾耕。歷作而饑寒遂及已也。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  
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澹。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



民之流  
政之殘  
也言外  
可想

道則民  
散與此  
自意

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強戰國並起甲兵不休民曠於田疇什一  
 而籍不違其職今賴陛下神靈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  
 於南畝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之侵益日甚是  
 以愈惰而仰利縣官也為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民猶背  
 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倣倣田地日蕪租賦不  
 入抵扞縣官君雖欲足誰與之足乎

文學曰楸木數音徙則痿音蟲獸徙居則壞故伐馬依北風飛鳥  
 翔故巢莫不氣其生韓嬰曰詩云代馬依北風飛由此觀之民非  
 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注者軍陣散起用兵不足以資徵賦

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大抵逋流皆在  
 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督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派音遠去中家為  
 之色出後亡者為先亡者服事錄民數創音瘡於惡吏故相去尤甚  
 而就少愈多傳曰政寬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離是以田地日荒  
 城郭空虛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  
 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  
 交議而頌散作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  
 民自為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修文篇曰積恩為愛積愛為  
 靈者積仁也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



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去與去小役二十冠去而成人與戎事

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

若荼周師若烏白荼苦茶也烏燕鳥也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

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

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儉力趨時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

訟縣官亦悖矣

文學曰十九年已下為殤音傷未成人也二十而冠去三十而娶可

以從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於鄉不盡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

高年也鄉飲酒之禮耆老異饌所以優耄耄而明養老也鄉飲酒

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

故老者非肉不飽非帛不煖非杖不行今五十已上至六十與子

孫服輓輸並給徭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

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

喪乎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舍仁保

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

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義也御史默不答也



地廣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今  
 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耶。不念彼而獨  
 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  
 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卧者。以邊郡為蔽扞也。  
 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  
 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灾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  
 則中國安。中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得也。  
 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



王者之化悠然而可想

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於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遠。士卒勞罷。音疲。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歿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詩云讒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騫騫。其斯之謂歟。

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闢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為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什<sub>音</sub>辟<sub>音</sub>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音賽。據河險。守要害。以寬繇役。保士民。匈奴傳曰。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與胡。顏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

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



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域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印笮音笮。作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荆楚罷疲音疲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音洮。姚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什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計過也。

大夫曰。挾管仲之知去者。非為廝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夫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非譽譽議以要平名。采善於當世。夫祿

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擔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嬴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什辟造陽也。

文學曰。夫賤不周知。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及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而甯戚不離飯上。穀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以窮變節。不以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不苟。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為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



公卿之  
醜笑罵  
盡矣

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楊子曰為仁不  
富為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  
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  
冠也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修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  
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  
之費量入為出儉節以居之奉<sub>音俸</sub>祿賞賜一二籌冊之積浸以  
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知者能籌之夫  
子貢之廢著陶朱公之三至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轉  
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

文學曰古之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  
懸也詮言曰賈多端則貧士多技則窮心不一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

聖君賢  
相所以

鹽鐵論

卷四

十一



絕口不言利者為此耳

此言只可病小人不病君子

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况○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為○權○利○以○充○其○私○也○

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澹○焉○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污○不○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澹○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為○殺○人○者○能○自○為○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

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立外乎

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為○專○室○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以○為○金○鑪○大○鐘○而○不○能○自○為○一○鼎○盤○材○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知○者○以○行○愚○者○以○困○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澹○焉○故○上



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  
饑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緼袍雖  
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

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  
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  
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附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  
不居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  
貉趙宣孟之魚食甘於知伯之芻豢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  
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鹽鐵論卷四終



漢汝南桓寬著  
明竟陵鍾惺評

毀學第十八

大夫曰夫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此非士之情也  
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  
以制海內功侔伊望謂伊尹太公望也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  
牖蒿蘆如潦歲之蠹蛙音口非不衆也然卒成於溝壑而已今內  
無以養外無以薄貧賤而好義雖言好義亦不貳貴者也

往以  
李斯商  
鞅為詞  
豈能勝  
人



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之不  
 食。觀其罹不測之禍也。包立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  
 安之於廣廈。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夫晉獻垂棘。非不  
 美也。宮之奇見之而歎。知荀息之圖之也。知伯富有三晉。非不盛  
 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羶也。而不知魯君之  
 患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城壞誘智伯。身禽通作於  
 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孔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虞害。貪得不顧耻。  
 以利易身。以財易友。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陷坎窞。食於  
 懸門之下。此季斯之所以具五刑也。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  
 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南方有鳥名鵠鵠  
 世立以即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南方有鳥名鵠鵠。  
 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鵠。俛啄腐鼠。見鵠鵠  
 而嚇。今公卿以其富貴矣。儒者為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鵠嚇鵠鵠  
 乎。

大夫曰。學者所以坊古防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也。故學以輔  
 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於  
 已。動作應禮。造容中道。故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  
 口過。終身行無寬尤。今人主張官立朝。以治民。疏爵分祿。以褒



賢而曰懸門腐鼠何辭之鄙倍而悖於所聞也

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養賢能者受之義貴

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

簞食豆羹猶為賴民也賴幸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不及

矣夫太山鷓啄腐鼠於窮濼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

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赫人其患惡烏

是射虎也豈止太山之鷓

得若太山之鷓乎

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為利往貨殖傳曰天下熙熙皆為利往

利趙女不擇醜好鄭姬音奇不擇遠近商人不醜耻辱士不愛

力事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皆為利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

來游說音稅栖栖然亦未為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

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闢草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

昇驥驚過九軼二翱翔萬仞鴻鵠驩驩且同侶况跛音辟羊

也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席猶困也若人御宇內之衆後車

百乘食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藿而卑廣

廈亦不能得已雖欲嚇人其何已乎

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殉名貪夫成利李斯貪其所欲

致其所惡音汗范睢曰欲而不知止失其所欲叔孫敖早見於末前



三去相而不悔。非樂卑賤而惡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夫郊祭之牛，食養暮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鬻刀，以啟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止峻坂，不可得也。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於囹圄，音語車制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芝車百乘，曾不足以載其禍也。

褒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饑，尾生以信死，由小器而虧大體，匹夫匹婦之為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有。蘇秦張儀，知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之主莫不屈體卑辭，幣請交，此所謂天下名士也。夫智不足與謀，而權不能舉當世，民斯為下也。今舉亡而為有，虛而為盈，布衣穿履，深念徐行，若有遺亡，非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於世俗也。文學曰：蘇秦以從顯於趙，從音張儀以衡任於秦，衡音橫司馬貞長蘇秦相六國，合從親而擯秦，閼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連衡而事秦，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方此之時，非不

道哉命

卷五

四



尊貴也。然知士隨而憂之。知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失。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為之曰：微為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益多。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憔悴。夫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仕者先辟害而後求祿。夫香餌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沒，箴鸞鳳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為烏鵲魚鼈食香餌而沒，狂飛奔走，遜身屈道。音遜，圍無益於成。吳越春秋曰：高飛之鳥，成於今有司盜秉國法，進不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成。所盜不足償於滅，獲滅獲也。妻子奔亡，無處所。身在深牢，莫知恤視。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笑乎。

皇不至  
此不已

大夫曰：文學高行，矯然若不可卷，盛節潔言，激然若不可涅。然音繁卒陳勝，釋輓輅，首為叛逆，自立張楚。陳勝世家曰：陳勝乃張大其楚國，素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宰相列臣之位也。奮於大故，稱張楚也。舉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薦紳之徒，徐廣曰：薦紳，肆其長衣。長也。官服。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為臣。贊也。孔甲為涉博士。陳勝也。孔鮒字甲，孔子之八世孫也。卒俱成，陳為天下大笑。沒藏高逝者，固若是也。

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理天下，諸侯交爭相滅，亡并為六



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息○秦○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頌師古曰蠶食謂漸吞滅

之如蠶之食葉也并吞戰國以為郡縣代能矜功自以為過堯舜而羞與

之同棄仁義而尚刑罰以為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

於内蒙恬治兵於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陳王赫然奮爪牙為

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戎干之者以為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

行自孔子以至於茲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陳涉之王也而魯諸

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庶

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幾成湯文武之功為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

大夫曰文學言行去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可高

瞻下視潔言沽行殺觴酒烹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狼吞

趙綰王滅之等以儒術擢為上卿而有奸利殘忍之心主父偃

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詔音急亦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

成王父偃傳曰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拜偃東方朔自稱

辨畧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為東方朔曰

辭不遜高自稱譽詔拜以為郎嘗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

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

污數賜繡帛搗搗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

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

主左右諸人况無東方朔之口其餘無足觀者也

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足以觀禮閨門之內



足以論行。夫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為非者鮮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即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貴，莫知卹士也。於是取饒術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為私家之業也。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難，廉患在位者之虎飽。嗚嗚於求覽，無所子遺耳。嗚嗚也。爾雅曰：江東乎。曰：嗚覽通作攬，撮持也。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廛里士夫治其田疇，女子治其麻桑。音無曠地，無游人，故非工商不得食於利末，非良農不得食於收。獲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為良民，以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文學曰：禹感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不顧，而暇耕乎？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音稅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



之萬世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傳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當不耕織。為匹夫匹婦也。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

大夫曰。文學言治。尚於唐虞。言義高於秋天。有華言矣。未見其實也。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為相。子思子原為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為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亡削。亡河內。河外。夫仲尼之門。七十二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滿篋。不為有寶。詩書員笈。不為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眾辭而已。

文學曰。虞不用百里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至伯焉。夫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孟子遭梁惠王。問利答以仁義。趣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夫懷寶而無語。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饑。觀賢不用。無益於削。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子。故其不能存。言而不用。諫而不聽。雖賢惡音烏得有益於治也。

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人由余。詩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



一矯強  
之詞

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意未誠與。平。穀何故言而不見。行而不合也。

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

故桀有閔龍逢而亡夏。殷有三仁而高滅。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

患無桓穆之聽耳。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

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管子治齊國

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

謂知行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違。遇屈原放逐於楚國。故曰直道而

事人。馬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行而不

合者也。

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穀而貴在中。穀節論者不期於嚴辭。而

務在事實。善穀而不知轉。未可謂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

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

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人以應當世。猶辰

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

見賤於諸侯也。

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穀。而聾人不能聞。夫為

不知音者言。若語於唐聾。何特蟬之不知重。穀平。雪耶。夫以伊尹之

知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者非聽者過也。是以荆和



語刺  
大夫  
之骨

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臯陶而  
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派說惑於  
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饑於巖  
穴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  
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調也。雜事篇曰秦趙高者生而隱宮始  
皇開其強力通於獄法拜中車府

夫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畧能明先王之術。而資質足以履  
行其道。故居則為人師。用則為世法。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  
行去則稱孔墨。授之政則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

情

枉道是而。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  
所謂中直者。遭時蒙率。備數遭然耳。始非明舉。所謂固未可與  
論治也。

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  
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事。下有遂聖化之事。和陰  
陽調四時。安衆庶育羣生。使百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夷順德。無  
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  
大顛閑天九卿之人。伊尹殷湯之臣。周公旦召公奭周武  
王之臣。太顛閑天周文王之臣也。文學不  
中。去聖主之明舉。今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也。



28/10/27

大夫不說悅作色不應也

文學曰朝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危任座正言君之過

文侯改言行稱為賢君袁盎面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故觸灰

匹以干主之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鄙人

不能卷言面違方令人主殺之殺祿也教令張而不施食祿多非其

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帝王之道

多墮壞而不修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

已

鹽鐵論卷五

